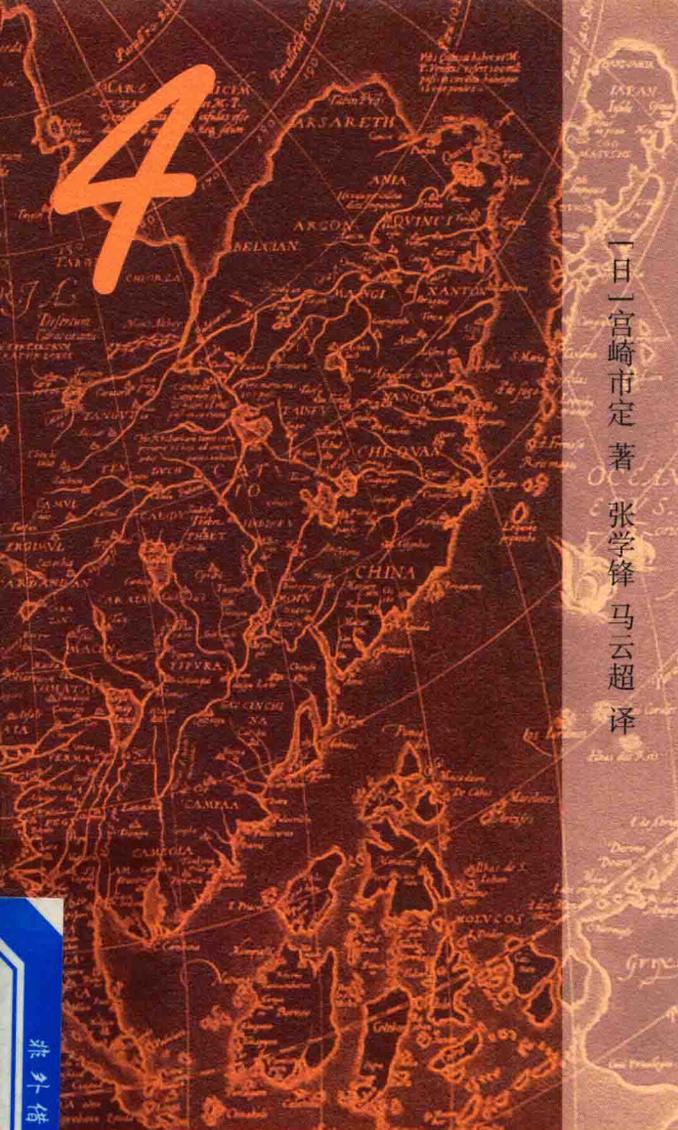


宫崎市定亚洲史论考

日出之国与日没之处

「日」宫崎市定 著 张学锋 马云超 译



非外译

日出之国与日没之处
东洋史上的日本
幕末的攘夷论与开国论
日本的《官位令》与唐《官品令》
三韩时代的位阶制



宫崎市定亚洲史论考

日出之国与日没之处

「日」宫崎市定著 张学锋 马云超译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日出之国与日没之处 / (日) 宫崎市定著; 张学锋, 马云超译.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8.5

(宫崎市定亚洲史论考)

ISBN 978-7-5325-8811-4

I. ①日… II. ①宫… ②张… ③马… III. ①日本—历史—研究 IV. ①K313.0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8)第 077406 号

宫崎市定亚洲史论考

日出之国与日没之处

[日] 宫崎市定 著

张学锋 马云超 译

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发行

(上海瑞金二路 272 号 邮政编码 200020)

(1) 网址: www.guji.com.cn

(2) E-mail: guji1@guji.com.cn

(3) 易文网网址: www.ewen.co

苏州市越洋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9 插页 5 字数 178,000

2018 年 5 月第 1 版 2018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5325-8811-4

K·2473 定价: 58.00 元

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承印公司联系

大业三年,其王多利思比孤遣使朝贡。使者曰:“闻海西菩萨天子重兴佛法,故遣朝拜,兼沙门数十人来学佛法。”其国书曰:“日出处天子致书日没处天子无恙”云云。帝览之不悦。

——《隋书·倭国传》

自序

本书收录了日本与大陆,尤其是与中国的关系史相关的随笔式论文六篇。昭和十七年秋,正是我在《京都新闻》上连载《倭寇的本质与日本的南进》之时,星野书店的主人对该文情有独钟,再三请求该文能否于次年在其书店单行出版。经不住主人的怂恿,接受了这番美意,于是在旧稿的基础上增删补订,终于凑成了现在这个模样。

《留唐外史》一题,不用说是对《留东外史》的模仿,事实上是加上了大量的想象写成的,我觉得历史学家深入历史人物的内心世界,复原历史的真相,这并不是一件坏事。

很久以来我就关注到了倭寇的活动中心不断向南移动这一现象,在对这一现象进行分析的过程中自然而然形成的一些心得,写就了《倭寇的本质与日本的南进》一篇。这个话题原本是应该写成学术论文的,然而,一旦以随笔的形式在报纸上连载以后,再想要把它改写成学术论文,这比想象的要困难得多。又考虑到尽可能让更

多的人阅读,因此,在收进本书时,除个别地方略有增删外,其他则几乎照录,只是将写作素材的文献史料附于文末以供参考。

《江户时代的中国情趣》是在京都大学主办的文部省成人讲座上的部分讲稿基础上改写的。这次讲演原本非常通俗,实际上没有做多少准备,不过是选取了德富苏峰翁《日本国民近世史》、村松梢风氏《日本画人传》、胁本乐之轩氏《平安名陶传》等几种现存的书籍作为话题的材料,但其中也有些自己独到的见解。

《雷之所以被称作天神》是一个民俗学领域的题目。之前我就曾经思考过日中两国民俗的问题,这一篇是其中的一个话题。

《巴黎刊行的北京版日本小说及其他》,是杂糅了我在国外游学时业余收集的罕见书籍、欧洲出版的古地图,以及旅途见闻等内容,原本只是解闷之笔。但其中所附的古地图如能给研究日本北方开发史的人提供些许参考,则无疑是望外之喜。

最后的《中国的开放与日本》一篇,是我最近一直在思考的问题。历史,如果不从遥远的古代开始说起,就难说会有真正的理解。重读东洋的历史,在这个过程中来思考日本的问题,最终得出的结论就是文中所说的“日本特色的体制”。也许早就有人提出过相同的论点,但是,我是想通过自己的逻辑来演绎令自己信服的结论。

宫崎市定

1943年春3月

于京大文学部东洋史研究室

沐浴在阳光之中

留唐外史 一

巴黎刊行的北京版日本小说及其他 九七

倭寇的本质与日本的南进 二二

中国的开放与日本 一一八

——中国式的体制与日本式的体制

- 一 明朝的海禁及其背景 二二
- 二 市舶司贸易的演变 二五
- 三 走私贸易的根据地 二七
- 四 对沿海贸易的取缔 二九
- 五 王直调停的失败 三一
- 六 入寇的动机 三四
- 七 贸易根据地的南进 三六
- 八 骚乱中心移向闽粤 三八
- 九 海市之争 四〇
- 十 知日派政客郑舜功 四三
- 十一 走向朱印船的时代 四五

东洋史上的日本 一四三

- 前言 一四三
- 古代的日本 一四七
- 中世纪的日本 一六三
- 近世的日本 一七四
- 近代的日本 一八四
- 结束语 一九六

江户时代的中国情趣 五九

幕末的攘夷论与开国论 二〇五

——佐久间象山遭暗杀的背景

雷之所以称为天神 八三

日本的《官位令》与唐《官品令》…………… 二二〇

序言…………… 二二〇

一 令文的探讨…………… 二二二

二 冠位和位阶…………… 二二六

三 爵位的意义…………… 二三四

结语 日唐交往中的多样性…………… 二四〇

三韩时期的位阶制…………… 二四五

绪言…………… 二四五

一 高句丽的位阶制…………… 二四七

二 百济的位阶制…………… 二五五

三 新罗的位阶制…………… 二五八

四 高丽王朝的位阶制及其他…………… 二七一

结语…………… 二七三

留唐外史

—

这要追溯到距今大约一千一百年前的过去。仁明天皇承和五年(838)六月廿二日,两艘遣唐使船乘风扬帆离开太宰府驶向了大海。^①在遣唐大使、参议右弁兼相模守藤原朝臣常嗣乘坐的第一船上,同时还搭乘了两个学问僧及其随从。这两个僧人都是从比叡山延历寺的僧众中选拔出来的秀才,^②为了钻研天台宗的教义,作为在外研究员,被朝廷派往唐朝学习。这两个僧人中,一个是请益僧圆仁,四十五岁,另一个是留学僧圆载,大约三十岁左

① 太宰府,日本平安时代设在筑前国筑紫郡的官厅,作为朝廷的派出机构,主要掌管九州的九国二岛的行政、接待外国使节、守卫沿海及管理与大陆之间的商船贸易等事务,遗址在今福冈县太宰府市。

② 延历寺,位于今京都市东北部的比叡山上,是日本天台宗的大本山。延历四年(785),留唐归国的高僧最澄在此搭建草庵,延历七年(788)创建一乘止观院。最澄圆寂后,嵯峨天皇赐名延历寺。

右。请益僧指的是法腊既长，德才皆秀，为释疑解惑而往中国各地巡游请益的高僧，行囊中事先准备了经典疑问三十条。这些疑问是圆仁他们渡唐以前由比叡山僧众圆澄等人收集起来的，由于这些疑问时时困惑着比叡山僧众，长期无法得到圆满解答，因此，这次委托圆仁带往大唐，请求天台山的高僧答疑解惑。留学僧指的是从今往后长期滞留在日本佛教的本家大唐，严格接受中国式佛学训练的年轻僧人。

最初几天，大唐的东海上晴空万里，但可恨的是，行至中途，风云突变，暴风狂澜中，两船失去了联系。经历千难万险，第一船上的学问僧等人终于漂到了大唐扬州海陵县桑田乡东梁丰村，时为中国大唐文宗开成三年七月初二的清晨。当时镇守在扬州的淮南节度使是著名的政治家李德裕，而据说李德裕本人向来就是对佛教没有什么好感的人。八月初一，藤原大使前往藩府面会李德裕，与李德裕商议此后的日程安排，同时请求李德裕为学问僧们签发前往天台山的通行证明。在谈到学问僧的通行证明时，李德裕开始顾左右而言他。经大使的竭力斡旋，李德裕终于答应签发留学僧圆载在大唐内地旅行的许可，而请益僧圆仁必须就此打道回府，不得滞留。

次年的开成四年（839）二月，大使藤原常嗣等人在唐都长安完成朝贺使命后踏上了回国的征途，这时的圆仁，虽然有一百个不愿意，但还是不得不从扬州赶往楚州，在楚州等待搭乘回国的遣唐使船。圆仁在这之前，已经将经典疑问三十条托付给了一起

留在扬州的圆载，圆载雇了条小船提前一步前往台州。送别了圆载的圆仁，从扬州赶往楚州与遣唐使会合，准备搭船回国。一路上，柳枝吐芽，春意渐浓，而自己却无功而返，想到这里，圆仁不觉惆怅万千。

但是，圆仁确实是一个非同寻常的人。他突然意识到，自己在大唐的求法巡礼之所以受到阻止，这并不是大唐朝廷的意图，说到底只是节度使李德裕个人的爱憎。于是，圆仁心里暗暗做了决定，遣唐使船驶出淮河口往北还要在中国沿海航行多时，只要船只一离开淮南道的辖区，自己便可带着随从偷偷下船，在大唐国内擅自参拜。在大使的默许下，圆仁以养病为由，在今山东登州界下船登陆，^①离开了大使一行，带着几个随从留在茫茫中国大地，开始了一次前途未卜的冒险行动。从此以后，圆仁一行意外地得到了各地官府的许可，参五台，入长安，前后在大唐滞留了十年。

二

与圆仁告别以后的圆载，带着几个随从赶赴台州，在天台山国清寺歇下了脚。众所周知，天台山是天台宗开山祖智顓大师开

^① 据圆仁《入唐求法巡礼行记》卷一，开成四年（839）四月五日，圆仁及其随从在海州（治今江苏连云港市）离开遣唐使船登陆潜伏，后经海州官府许可前往登州。

辟的圣地,以国清寺为中心,梵宇栉比,当时常住的僧人多达一百五十人,遇上安居坐夏这样的仪式时,^①从全国聚集而来的僧众可达三百人以上,不愧是天台宗的大本山。圆载入山后,即刻拜访了天台山长老禅林寺的广修及其高足维蠲二师,请求解答圆仁托付的未决三十条。这三十条未决经义,对两位天台高僧来说也有一定的难度,无法当场做出答复。两人经慎重考虑后,各自给出了自己的意见,这就是现存日本的《圆唐决》和《澄唐决》。之所以这样命名,是因为这三十条未决经义是由圆澄提出来的,因此将圆澄的法号拆开,分别冠于两种《唐决》之前。

身在国清寺中的圆载,立志精进中国式的学问,因此首先学习唐语,开始了自己在大唐的学问之路。随着唐语水平的提高,与艰深晦涩的佛理相比,圆载对中国人的生活似乎更感兴趣。当时,日本的僧人大多缺乏教养,动粗、吵架是经常的事,甚至在受戒得道的仪式上还因为座次而大打出手。与日本僧人的这种粗鲁相比,中国不愧为先进国家,僧人们至少在外表上一个个都是庄重高雅,礼貌谦和,对远道而来的外国僧人,或许更多的是出自好奇心,但无一不是亲切善待。在这样的氛围之下,圆载当然也欢喜无比。圆仁与圆载分手时,考虑到自己的巡礼不被许可必须回国,携带的学资看来是用不上了,于是分了一部分给圆载。因此,圆载虽然只是一介留学僧,但却拥有不合其身份的金钱。圆

^① 安居,梵语 Varsa 的汉译。印度僧侣两期三月间禁止外出,致力坐禅修学,谓之“两安居”,又名“坐夏”、“坐腊”等。

载也是一个阔气的主儿，出手不凡，惠及周遭，在同辈中声名鹊起，被捧得飘飘然。

当时，日本的使者、留学生、留学僧等渡海赴唐之际，作为旅费学资，会携带很多奥州出产的沙金。^① 大唐的秤比日本的大，日本的三两大致相当于大唐的一两，一两沙金可兑换铜钱七贯五百文，而当时大唐的一斗米售价在六七十文，可想而知，作为学资的沙金在当时是多么值钱。

圆载广交朋友，唐语也讲得非常流利，然而，当时中国佛教界的内里却并不一定道风蔚然。圆载入山后的第五年，也就是大唐武宗的会昌三年（843），另一位参诣天台山的日本僧人圆修就听说圆载近来道行不修，与尼姑有些微妙的关系。曾经是比叡山首屈一指的年轻俊才圆载，没有意识到在繁华的中国文明背后暗藏着许多陷阱，在同辈恶僧的唆使下，陷得越来越深。

真所谓坐吃山空，圆载手头的学资也开始捉襟见肘。圆载决定让随行的僧人仁好回国一次，希望能够再次从祖国获得留学的资助。于是，将广修、维蠲两位大师解答后的《唐决》三十条托付仁好，让其搭乘大唐商人的便船回国。会昌三年，即日本国承和十年年底，仁好回到了长门国，^②并随即进京。

先前与圆载在扬州分手、被迫随遣唐使船回国的同门圆仁，中途下船，带着随从擅自巡礼，历经数年，此时已参拜完五台山，

① 奥州，日本旧时的陆奥国，相当于今日本东北地区。

② 长门国，日本旧藩国名，位于今山口县西北部。

在长安滞留,并与圆载通过书信取得了联系。与圆载不同,圆仁一路拜访名师大德,学问上大有精进。圆仁与圆载分手时,已将大部分学资给了圆载,因此,一路上几乎无钱可使,好不容易与国内取得了联系,托便船捎来了沙金二十四两,但却被身在港口附近的圆载擅自借走,并很快用尽。因此,在金钱上,圆仁比圆载还要困难。圆仁不得不再次飞信向国内求助,于是朝廷在第二年再次命仁好渡唐,赐予两人沙金各二百两。

三

在中国,会昌这个年号对佛教徒来说是刻骨铭心的。开成五年(840)唐文宗死去,文宗之弟武宗借宦官之力登上帝位,将李德裕召回任为宰相,次年改元会昌元年。会昌二年开始,对佛教的弹压和取缔日紧一日。会昌三年,大规模整理僧籍,长安城中被迫还俗的僧尼多达三千四百九十一人。会昌四年,命各地并废寺院。会昌五年,禁止寺院占有庄田,先命四十岁以下的僧尼全部还俗,后又命五十岁以下的僧尼还俗,最后,虽然是五十岁以上的僧尼,但若无规定的度牒则一律削去僧籍。长安城中,每天被迫还俗的僧尼超过三百人,抗命者以违敕之罪处死,一时间天下骚然。此时的圆仁正在长安城中,亲眼目睹了这场因灭佛而引发的

6 骚乱。终于,废佛的运动波及外国僧人,五月十五日,圆仁带着随

从逃离了长安,虑及旅途上可能遇到的危险,他们留长了头发,装成俗人,一路来到了扬州。他们本来是想在扬州等待便船回国的,但官府不许,不得已再次北上,在山野丛林中跋涉千里,历经千辛万苦,于会昌六年年底到达登州。次年的大中元年(847),在这里搭上了新罗商船,终于回到了日本。圆仁前后十年的旅行经历,撰写了《入唐求法巡礼行记》,作为珍贵的史料大放异彩。回国以后,圆仁在日本佛教界的活跃令人瞩目。在圆仁看来,自己的老师,也就是比叡山的开山之祖最澄,他在入唐巡礼天台山时并没有深入接触真言密教,反而是在与自己同船赴唐的弘法大师空海那儿接受了灌顶。此后,比叡山僧侣中的一些优秀学问僧逐渐下山,追随弘法大师学习佛理的现象时有发生,高野山的学问大有超越比叡山的势头。^①而如今,圆仁在唐都长安跟随青龙寺的法全和尚学习了弘法大师都没有学到的真言秘诀《苏悉地大法》,因此被官府任命为延历寺座主,^②他的直系弟子也把持着山门的各种要职,在佛教界确立了牢固的地位,朝廷也对之尊崇有加,盘坐在高高的比叡山顶,大有睥睨当世之势。

大唐武宗的灭佛浪潮一波一波地传到了全国各地,天台山国清寺,以及居住在这里的圆载当然也受到了这股灭佛浪潮的袭

① 日本真言宗创始人空海(774—835)谥号弘法大师,延历二十三年(804)与比叡山僧最澄随遣唐使船来唐,在长安惠果寺密宗。大同元年(806)回日本后,于弘仁七年(816)在高野山创建金刚峰寺,寺位于日本和歌山县伊都郡高野町。

② 座主,日本大寺院的主管僧,统辖寺内事务的最高位僧职,通常奉官命就任于延历寺、醍醐寺、金刚峰寺等寺院。

击。天台山各寺院的僧人大部分被迫还俗，圆载当然也不例外。严峻的灭佛令传到天台山后，或许早就没了向学心的圆载心中反而生出一些快意。他从此下了天台山，在山下的剡县还俗，买了田地，娶了妻室，完全过起了俗世的生活，他的妻子或许还就是先前那个心仪的小尼姑。

天台山北侧是一处四面环山的盆地，剡县就位于这个盆地的中央。这儿也是天台僧人往来歇脚打尖的地方，圆载以前也许就常常溜出山门，下山来到这儿寻欢作乐，似乎是他早就看中了的地方。更令圆载满意的是，这是一座美丽的城市，是一座脱去了乡村气息的时尚城市，指手可见历代名胜古迹，文人墨客的别墅亦随处可寻，而且可供作乐的场所也非常完备。面对此前朝廷特别赏赐的沙金二百两，心中虽然觉得有些过意不去，但此时的圆载已经顾不了那么多了，全部用在了爱巢之上。

然而，横扫大唐四百余州的会昌灭佛，在会昌六年（846）武宗死后，随着其叔父宣宗即位改元大中以后，出现了缓和的迹象。不仅如此，新天子还向来归心佛教，即位后不久即拨乱反正，恢复了毁弃的寺院，被迫还俗的僧尼们也再次削发，重穿僧衣。这下子圆载可就麻烦了，虽然再次剃光了脑袋上了天台山，但自由无拘的俗世生活又令他欲罢不能，于是便过起了僧俗双重生活，人生被分成了两部分，一份用在天台山的青灯黄卷上，另一份则用在剡县的卿卿我我上。要想过好快乐的俗世生活，金钱是最重要的。虽然备受良心的折磨，但他还是天真地向本

国提出了增加学资的要求。随从僧仁好带着圆载的上书，同时又随便带了些所谓的贡品，在大中元年与圆仁先后回到了日本。圆载在上书中请求朝廷能够准许他在大唐修学时间再次延长几年，朝廷还真的答应了，而且理由还很充分。用朝廷的话来说就是：大凡是人，无不恋慕乡土，若非求法之心笃厚，岂堪长年远游？圆载不顾风潮艰险，万里献物。朝廷绝非见物而喜，实是其志可嘉。与这一道人世间最值得感恩的诏书一起，沙金一百两通过便船被送到了圆载的手上。拿到诏书和沙金的圆载，其心情之复杂似乎不难想象。此时此刻，圆载的内心也许流露出了这样的心声：我现在更重要的是在身体力行地研究人的生活，与空疏的佛理相比，人如何才能过上有人性的生活，这个问题难道不是更重要吗？

四

在当时日本的佛教界，留唐归来的学问僧备受尊崇，明治年间留洋归来的人根本无法与之相比。入唐求法僧这个光环，一直到死都不会失去光芒，其权威远远超过僧位、僧职。圆仁的同门圆澄学问品德兼备，由于没有入唐的经历，虽然被任命为延历寺的座主，但却压不住比叡山的僧众，因此才派遣自己最信赖的圆仁入唐求法的。圆澄入寂后，圆仁从大唐回到了比叡山，凭借自